

劉香成 手持相機的思想者

我們對劉香成這種傳奇人物的了解，大多停留在無數新聞、專訪中所勾畫出的那個形象——唯一得過普立茲新聞獎的華裔攝影師、唯一在1991年用相機拍下戈爾巴喬夫扔下講稿、見證一個時代轟然倒塌的新聞人。而當你真正面對這位年過六十，卻仍精神矍鑠、華髮生輝的大師，便會發現，他身上真正傳奇的部分，不是手中的那部相機，而是相機之外的那顆頭腦和頭腦中的思想。他的思維比他的鏡頭更敏捷，而他的語言則和他的影像語言一樣充滿感染力。為甚麼華人攝影師這麼多，卻只有他能成為劉香成？因為相機對他來說是一塊玻璃，他透過這塊玻璃，「看」到了整個世界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梁祖彝（部分）



「很多人喜歡我的照片，但他們不知道自己為甚麼喜歡。」劉香成的眼神專注、爽朗，充滿穿透力。對於時代的洞察，透過他的眼，落在底片上，但他真正的洞察，卻在冰冷的照相器材之外。令他的照片飽含感情的，是他內心對時代的熱情。

他將攝影當作一種語言，所以他的照片具有張力。

在這個全民皆媒體的時代，攝影看似是一種最無門檻、最易被人掌握的記錄方式，但攝影的本質規律，卻並未改變。在劉香成看來，它和文字一樣充滿了感情與思考。怎樣思考？怎樣用影像去解讀自己所目睹的社會？自小到大輾轉於香港、內地、美國三地生活的經驗，賦予了他理解中國的不同視野——社會主義教育制度，來香港後學會英國式的準確性、工具性思維，再到後來在美國學會的獨立思考，他將這三段人生熔煉起來，在20世紀的最後15年和新世紀的頭10年，以屬於他自身的寬闊格局，去看待中國驚天動地的變化。

為中國畫下肖像

新聞人的責任與敏感，令他責無旁貸地在北京奧運那年編著影集《中國——一個國家的肖像》。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從新中國成立開始便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精神洪流變化的太迅疾，有時連人們自己都看不明白。但劉香成卻將時代所發生的變革落實到時代裡的人身上。他梳理人與人的關係、人與社會的關係，從毛澤東時代開始，梳理人們如何生活、如何看待世界、如何穿戴、如何談戀愛。如果有人覺得他的圖片中有政治報道的意味，或許只是因為從那個漫長時代一路嬗變的中國社會中，人們的身體髮膚難免或多或少曾被政治味道所感染過。

相機是不會撒謊的，相機只是一種觀看世界的角度。

改革開放以來，拍中國內地的攝影師太多，既有內地的，也有西洋人，論技術見地，他們不見得遜色於劉香成，但他們卻不像他那樣，懂得用攝影去實現思考。好的圖片需要深度，而深度則來源於深厚的創作者自身對拍攝物的深厚情感。就像法國攝影大師布列松，如果你將他畢生的工作放在一個框架之下去觀察，便會發現，只有拍攝法國時，他拍得最有深度。布列松的法國，就是劉香成的中國，人面對祖國的那種情感，根本無法被克制掩飾，因為它自會噴薄而出。

「人們為甚麼喜歡我的照片？因為他們在裡面看到一個有感情、真實的中國。」西方人被他照片中的中國細節所折服，國人則被他照片中的貼近性所打動。怎樣才是一張好照片？它要有血有肉地看到現實，更要有理有據地思考。這就是劉香成的新聞思想。

他說，新聞一定要給有新聞思想的人做。思想是一切的鋪墊與基石。

攝影要有思想

一如當年那張令他一舉成名、響徹國際的普立茲獎獲獎照片，為甚麼他一定要在場？因為要親眼見證一個影響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超級大國一朝變革，又為甚麼只有他能拍得到？1/30秒的超級慢速早就調好，戈爾巴喬夫的稿子將落未落時，他毫不猶豫地按下快門。如果攝影只是單純的技術工具，那麼一份報道永遠不會有思想。時隔20年，劉香成仍堅定地告訴我們，做攝影師最重要的，是與人的情感進行互動，由此孕育出來的照片，才能夠動人。

今天我們被圖片團團包圍，但在他的看來，「一張照片就是一個相框，其中要承載的信息、構圖、與解讀，遠遠不是相機可以做到的。」文化與社會，是滋潤攝影的土壤。每個手持相機的人

看到的世界都大同小異，區別只在於每個人「想要看到」的東西，截然不同。

別再一腔怨氣

劉香成所身處的那個時代，成就了他，雖然時代是不能選擇的，但人卻可以在其中選擇有所為、有所不為。他慶幸自己趕上了中國變革最快的15年，而目睹香港這片土地上的後輩們，他卻感到他們其實有更大的選擇空間。

「你們的背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機會啊——中國內地。」整個世界都在看中國的翻天覆地，為甚麼香港攝影師卻反而最不受看？劉香成發現本土攝影師大多一腔怨氣，對世道、對政策、對內地，整日抱怨，怨氣衝衝地認定something is wrong。但實質的問題是，即使中央政府對香港完全放開管制，許多人仍舊不知自己真正要的是甚麼。「不是別人不給你自由，而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甚麼樣的自由。」

做攝影師，需要的不是抱怨哪些東西無法拍，而是應當在意哪些東西可以拍到、可以拍得更好。

劉香成說，攝影是中國的挑戰與機會。

解讀生活的一切

如今的年輕人愈加浮躁，面對問題時，深度思



考似乎都已經成為一種奢侈，一切交流都交給短訊、電話甚至是網絡。這樣的大環境下，怎麼可能把照片拍出感情？只有在人與人彼此見面、眼神交流時，才有可能真正認識這個人，「有聲音、有表情、有味道，這才是人與人之間真正該有的接觸。」而如今的人都在拚命縮短彼此之間的交流距離，當他們都不再閱讀彼此的眼神時，溝通看似全無問題，但實際上沒有問題？當然有。

「你怎樣去閱讀對方的肢體語言？怎樣去理解他背後的社會文化？」如果這些都不考慮，那麼好照片從何而來？

劉香成不是日常中見到甚麼就拍甚麼，但他在生活中，見到甚麼都會去觀察、去思考、去解讀背後的複雜文本。

「光用肉眼看不夠的，一定要閱讀。」而問題是如今的香港攝影師及攝影記者，連看都懶得看。新聞攝影一樣可以豐富博大，問題只在於你對它的態度是怎樣。你對它有着怎樣的要求，它就回報給你怎樣的世界。

大師劉香成說：「攝影只是一塊玻璃，而我通過它，幫我點睛。」

「劉香成看中國」

展覽是攝影師對新中國60年的真實記錄（1949年至2008年），以五個不同階段刻劃新中國的發展歷程。這輯攝影作品不但記錄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、文化大革命等大事，也見證了國家走向改革開放之路。

時間：即日起至7月29日 上午9時至下午6時

地點：AO Vertical 藝術空間

（香港柴灣豐業街8號宏亞大廈13樓）

查詢：2976 0913

*《中國——一個國家的肖像》（2008）盒裝限量版將同步發行



■1981年劉香成攝於大連

■1980年劉香成攝於昆明

劉香成小檔案

劉香成1951年生於香港，幼年在福州度過，16歲前往美國留學，1975年於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畢業。曾任美國《時代》周刊與美聯社的通訊員、攝影記者，先後派駐北京、洛杉磯、新德里、首爾、莫斯科等地工作。1991年，時任美聯社駐莫斯科記者的他，因攝下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解體瞬間的照片，與同事一起獲1992年「普立茲現場新聞攝影獎」。

2005年，他被《巴黎攝影》雜誌列入當代攝影最具影響力100人之一。

2008年7月，他出版《中國——一個國家的肖像》，展示了88位著名華裔攝影師鏡頭下的中國。

2010年，他與Karen Smith合著《上海：1842—2010，一座偉大城市的肖像》。上海世博會期間，他曾任上海企業聯合會「升華夢想，上海肖像」影像徵集活動策展人。

2011年，他出版《壹玖壹壹：從鴉片戰爭到軍閥混戰的百年影像史》大型歷史畫冊，記錄晚清至民初的百年滄桑。

採訪手記

劉香成會坐當天下午的飛機，飛去北京。我們的採訪，在上午結束。和我們的攝影記者Joey聊天，他說假若可以的話，他希望下一次，劉香成再來香港的時候，能將剛才在採訪中講的那番話，再對香港攝影界的許許多多同行講一遍。Joey的鏡頭，能精準捕捉劉香成的形象氣度和談吐舉止間的沉思魅力。原來，做攝影這一行的本土年輕人，並不都是一腔怨氣，他們之中有許多的人，聽得懂劉生的懇切寄望，也看到自己未來要走的路在何方。

一個好的攝影記者對於新聞報道有多重要，在這裡當然無需我再贅言。

但把握新聞攝影中的新聞性，攝影記者對自己的標準究竟該設在哪裡呢？倘若沒有完成這個採訪，我或許不會有這樣清晰的認識。好的攝影記者，標準在自己心中——那條標準，不單止是公司對你工作的要求，也不止是美術編輯對你照片的需求，而是你自己要拍出怎樣的照片給人們看。每一張落了攝影記者名字的相，誠然就像我們文字記者寫下的每段文字，白紙黑字，無從抹消。

那是我們的歷史，我們做過的事，我們在新聞這個行業中留下的不會被取代的痕跡。

這便是為甚麼每一張照片對攝影師而言，都應該有自己的取捨判斷標準。按動快門不是簡單的技術工作——就像劉香成所言，攝影師是手持相機的思想者，而不是技術操作員。

一圖勝萬言，好的攝影記者能將一篇新聞報道，送到它所能抵達的最有影響力的位置。所以不要小覷新聞攝影，它不是藝術創作，卻能賦予攝影記者們比藝術更強而有力的發揮平台——要知道，你拍攝的對象是最真實的現實、你拍攝的事件是最活靈活現的世界。攝影大師布列松所提出的「決定性瞬間」，正是對這種駕馭真實的力量做出的最大讚美。

但請珍視這種力量最初賦予你的那種怦然心動的熱情，並請將它延續下去。每一位親愛的攝影師，謝謝你們的照片，令我們的文字，變得完滿。